

CHUANYUEFEIZHOZHANHUO

穿越非洲战火

这个被同事们戏称为“走到哪儿打到哪儿的战争贩子”，亲笔记述了十余年间穿越非洲战火，屡次历险又逢凶化吉的惊险经历！

何泗记 著



中兴党史出版社

穿越非洲战火

何泗记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非洲战火/何泗记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098-3817-4

I. ①穿… II. ①何… III. ①非洲—现代史—通俗读物
IV. ①K40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6710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潘 鹏

复 审: 吴 江

终 审: 汪晓军

责任校对: 龚秀华

责任印制: 谷智宇

责任监制: 贺冬英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152mm×230mm 1/16

字 数: 184 千字

印 张: 16

印 数: 1—4050 册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3817-4

定 价: 32.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 010—82517197

写在前面

在当今世界上，从事外交工作是令人羡慕的职业。谈起外交，浮现在人眼前的便是西服革履、温文尔雅、觥筹交错、洋车豪宅。然而，外交官们的清苦、艰辛、危险，乃至流血牺牲的另一侧面，却鲜为人知。

笔者曾在中国驻外国大使馆工作 21 年，其中，法国四年，几内亚、卢旺达、刚果（金）和中非共和国 17 年。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攻势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倍受鼓舞的西方国家转而向非洲大肆兜售其多党民主“灵丹妙药”，导致诸多国家历史沉渣泛起、部族矛盾加剧、社会危机日深、经济濒临崩溃。加之，西方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背后挑唆，致使非洲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和武装冲突，数十万生灵惨遭涂炭，数百万难民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笔者亲历了卢旺达大屠杀、刚果（金）战争和中非战乱，对生与死、战与和、安与险、苦与乐以及战乱外交有着别样的体悟。现如实记录，愿与读者分享。

周恩来指出，中国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钱其琛认为，“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希望本书能对此说做少许印证。

何泗记

2015 年 12 月 1 日

历险卢旺达 01

经历血雨腥风 /2

总统罹难 /2

大开杀戒 /12

战火重燃 /14

平安脱险 /19

撤离屠杀现场 /39

攻防互换 /39

留守艰险 /42

撤离艰辛 /48

胜者王败者寇 /56

干预无效 /56

“爱阵”获胜 /58

悲剧探源 /60

重返基加利 /64

坚守阵地 /64

改朝换代 /71

婚礼外交 /75

葬礼外交 /79

留守金沙萨 85

冒险寻访卡比拉 /86

临危受命 /86

旅途多舛 /90

迂回辗转 /96

不辱使命 /99

金沙萨保卫战 /106

夜半枪声 /106

兵临城下 /109

- 抢渡界河 /112
- 保卫首都 /117
- 留守男士 /122
- 战乱外交 /128

遏制台独活动 /132

- 银弹外交 /132
- 慎密筹划 /134
- 重点突破 /137
- 完美收官 /139

总统魂断蓝天 /142

- 惨遭谋杀 /142
- 民族英雄 /144
- 武装革命 /149
- 铮铮傲骨 /152
- 忠诚朋友 /154

周旋在中非 159

出使中非共和国 /160

- 初尝战果 /160
- 艰巨使命 /163
- 奋力拼搏 /167
- 雪中送炭 /179

博齐泽访华 /186

- 筹备艰难 /186
- 一帆风顺 /195
- 难在落实 /213

大使圆满谢幕 /227

- 总统授勋 /227
- 对外交友 /232
- 内部和谐 /241

后记 /246

历险卢旺达

经历血雨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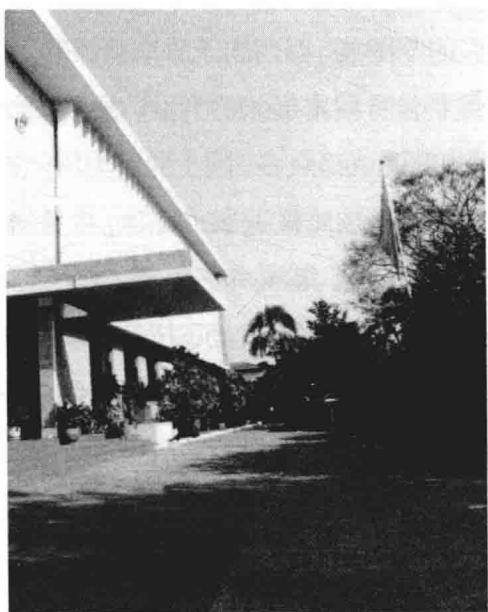
总统罹难

1993年4月的一天，我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综合司处长的位置上，被派任中国驻卢旺达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兼研究室主任。当时，办公室的同事们除为我被外派感到庆幸和高兴外，还对卢旺达地处何方感到好奇。有人随即打开世界地图，用尺子从非洲南部往北推，既而又由北往南捋，硬是寻不到卢旺达。第二天上班时，一位同事高兴地告诉我说：“昨晚，我终于从地图上找到了你要去的地方，那是非洲中部一座海滨城市。”弄得我哭笑不得。原来，他把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当成卢旺达了。

上述插曲表明，卢旺达的版图是多么狭窄，其国名是多么陌生。然而，一年后的1994年4月6日晚，随着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上空的一声巨响，卢旺达便一夜成名天下知，成为全世界聚焦的热点。

1994年4月6日的夜里，我在睡梦中数度被枪炮声惊醒，在半睡半醒中，心里闪过一丝“枪声有异”的念头，但因平时夜间也有零星枪声，故没有深究，又进入梦乡。7日清晨，激烈的枪声又一次把我惊醒，我一骨碌从床上跃起，打开了收音机。卢旺达国家广播电台正在播放

国防部公告。播音员用异常低沉的声音说：昨晚8时半，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少将、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等十余人，在参加了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召开的地区安全首脑会议后返回基加利时，座机在基加利卡农贝国际机场上空被火箭击落失事，机上人员无一生还。公告要求全体卢旺达公民在这悲痛时刻保持镇静，等候新的命令。我顿时明白了昨晚彻夜枪响的原因，深感事态严重。我匆忙穿好衣服，将消息告诉住在隔壁的使馆会计梁克山、赵婉华夫妇。这时，天已大亮，枪声、炮声一阵紧似一阵。按平时习惯，我们该驾车到使馆吃早饭，然后上班。现在，从远处到房前，从山上到山下，到处都有枪声，尤其是使馆所在的山顶上，清脆的枪声不断地传下来，听得我们心里突突乱跳。我急忙拨通使馆电话，请示该如何办。办公室主任朱瑞洪在电话中说：“路上非常不安全，使馆周围也有危险，请你们就地坚持。”我们三人只好吃下第一顿方便面。饭后，我们在院子里碰到卢旺达雇员迪斯马斯。他带着哭腔对我说：“哈比亚利马纳总统



中国驻卢
旺达大使馆，基
加利地标性建
筑，被列入卢旺
达旅游地图

死了，卢旺达怎么办？”我理解迪斯马斯的心情。迪斯马斯与哈比亚利马纳总统都是卢旺达西北边境省份吉塞尼人，是同乡，平时对哈比亚利马纳非常崇拜。哈比亚利马纳是典型的卢旺达北方人，身材高大，一表人才，是非洲国家元首中少有的美男子，出生于1937年3月8日，胡图族，信奉天主教。1962年6月27日，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结束比利时对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托管”。同年7月1日，两国宣布独立，分别成立卢旺达共和国和布隆迪王国。胡图人卡伊班达出任卢旺达共和国总统。1973年7月5日，军衔为少将的哈比亚利马纳，率国民警卫军发动政变，推翻卡伊班达总统，宣布成立卢旺达第二共和国。哈比亚利马纳独占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和国防部长的宝座，权力远超被推翻的卡伊班达。接下来，哈比亚利马纳又在1978年、1983年、1988年连任总统。1993年8月4日，卢旺达政府与武装反对派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坦桑尼亚北部城市阿鲁沙签署“卢旺达和平协定”。1994年1月，哈比亚利马纳出任无实权的卢旺达过渡期总统。

哈比亚利马纳上台以来，执行温和的民族政策和经济政策，国内一度紧张的胡图族、图西族矛盾渐趋缓和。但是，哈比亚利马纳在意的还是维护自身和本部族的利益，出于巩固胡图族统治阶层地位的目的，以卢旺达人口众多、国土狭小为由，总是拒绝因多次种族冲突逃往邻国的图西族难民返回卢旺达，致使流落国外的图西族难民在居留国政府支持下，组成卢旺达爱国阵线（简称“爱阵”），并于1990年10月1日“携枪返国”，发动了持续三年的内战。那时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强行向非洲兜售多党民主。1990年6月，在法国拉博勒召开的法国非洲首脑会议上，法国总统密特朗宣布，今后法国将政治民主化作为扩大合作的条件。这就是西方所谓经援与民主化挂钩的政策。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出于自身利益抵制了这一政策。但是，当10月1日卢旺达“爱阵”军队

向政府军大举进攻，卢旺达政府十万火急需要法国政治、经济、军事援助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再也招架不住，于10月13日急忙宣布卢旺达实行多党制，紧接着于1991年6月10日颁布新宪法，开放党禁。1992年4月，卢旺达组成以共和民主运动等反对派人士为总理、外长的多党联合政府。哈比亚利马纳被迫退役并于1993年3月30日辞去总统党——全国民主和发展共和运动主席职务。从此，他失去了一呼百应、我行我素的权力和地位，不得不在外有武装反对派施压，内有文装反对派捣乱的夹缝中求生存。很多熟悉哈比亚利马纳的人都感叹，他这几年过得真的很艰难，变得既憔悴又苍老。迪斯马斯了解哈的过去和现在，对他的骤然死去怀有悲伤、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过了一会儿，迪斯马斯的眼神由悲哀转为愤怒，狠狠地说：“在卢旺达，谁能有火箭可击落飞机？政府军没有，‘爱阵’也不一定有，只有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简称援卢团）中的比利时军队有。对，击落总统专机的肯定是比利时军人。”事后了解到，这也是卢旺达普通百姓的看法。我在住处的院子里转悠了半天，想打听更多消息。然而，四周都住着美国、比利时人，他们也不清楚详情，仅猜测枪声最密集的地方可能是议会大厦，因为那里住着“爱阵”一个600人的精锐保安营。我不得要领，只好返回屋里准备第二顿方便面。

午餐是正餐，我、梁克山、赵婉华分头准备。两位男子汉到菜地拔了几根莴笋，削皮的削皮，摘叶的摘叶。小赵说，冲突不知何时结束，方便面也许会吃上十天半个月，要搞点新花样，于是做成炒方便面。正当我们品尝这“美味佳肴”时，院子外面突然响起一阵急促刺耳的枪声，接着听见汽车疾驶声，随后轰隆一声巨响，震得厨房兼餐厅顶上的铁皮瓦噼啪作响。我们猜想出了大事，让迪斯马斯打听究竟。迪与周围邻居的当地雇员咕噜了一阵后，回来告诉我们说：有人

穿越非洲战火

看到援卢团一车士兵在路口拐弯处向乘吉普车的四名卢旺达政府军人开火，卢军人被击中后开车逃离，车子撞在路旁水泥电线杆上翻倒，三死一伤。我们从门缝向外张望，看见门前的柏油路上血迹斑斑，一辆军用吉普车翻倒在路旁，距我们住处约20米远。这是在我们住处附近半年内的第二次流血事件。这一年的1月，我们一位邻居，前部长图西族人恩古基驾车到自家院子门口等待开门时，事先等在一旁的一个青年从车窗往其奔驰车后座抛进一颗手榴弹。恩古基重伤被送进医院救治，该青年却乘摩托车绝尘而去。

第三顿方便面餐结束时，天色已近黄昏，我们三人聚集在我那宽敞的房间里透过大玻璃观看远处的战火。看到天边美妙迷人的晚霞不时被刺眼的枪炮火光无情地击碎。那枪声阵阵、炮声隆隆、火光闪闪的地方，正是会议大厦所在山头。我们马上意识到，那是政府军向大厦内的“爱阵”保安营发动进攻。望着那映红了半壁天空的熊熊烈火，听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我们纷纷议论：大战的序幕已经拉开。

深夜，枪炮声逐渐稀落。我们紧张了一天的神经也松弛下来。沉闷、提心吊胆和糊里糊涂地度过了这一天，我感到特别累。但是，我辗转在床，夜不能寐，预感到卢旺达内战将再次爆发。

早在三年半以前，1990年10月1日拂晓，1000多名流亡在乌干达的卢旺达图西族难民武装在“爱阵”领导人弗雷德·卢维盖马率领下，从乌干达南部进入卢旺达境内，突然向政府军发起猛烈攻击。政府军猝不及防，节节败退。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四处求救，法国、比利时、扎伊尔均伸出援手。法军、比军迅速抵达基加利布防。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与哈比亚利马纳亲如兄弟，岂能袖手旁观？扎军与卢军并肩作战，“爱阵”军队很快退出卢旺达领土。此后，“爱阵”军以乌干达南部为根据地，对卢旺达实施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弄得卢旺达政府军和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疲于奔命。此时，比利时政府因受国内舆论牵

制而撤军。扎伊尔军队也返回本国。只有法军600人以保卫外国侨民名义驻扎基加利。

卢旺达交战双方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小战斗一直不断。其间，交战双方曾在坦桑尼亚、乌干达、布隆迪、扎伊尔等邻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的前身，简称“非统”）调解下，在扎伊尔的巴多利特、金沙萨和坦桑尼亚的阿鲁沙等地进行过谈判，陆续达成关于实行法治、分享权力、整编军队和解决难民问题等议定书。其中，1993年1月9日签订的关于分享权力的议定书规定：和平协定签署后，建立全国过渡政府和过渡议会，负责国务，直至多党民主大选结束；在过渡期内哈比亚利马纳仍任总统，但对内阁的决定无否决权。该议定书还规定，过渡政府除总统外设21名部长：武装反对派“爱阵”五名，含副总理和内政部长；总统党全国民主和发展共和运动五名，含国防部长；武装反对派共和民主运动四名，含总理；武装反对派社会民主党三名，自由党三名；中立派基督教民主党一名。还规定了各党派在过渡议会中的席位分配。1993年8月3日签署的关于组建新的全国武装部队的议定书规定：将拥有四万人的政府军与1.5万人的“爱阵”军合并组成新的全国武装力量；新的军队人数为1.3万人，宪兵6000人，警察3000人；在新的武装力量人数上，政府方面占60%，“爱阵”方面占40%；营级以上军官各占50%，而且在兵种和正副职之间实行对等原则。双方还同意由“非统”与联合国合作筹组、派遣国际维和部队，以保证双方执行和平协议并负责两派军队遣散和组建新的全国武装力量的协调工作。

1993年1月，由于以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为首的当权派对草签的分享国家权力和军队合并协议不满，认为参加与“爱阵”谈判的政府代表、反对党共和民主运动政治局委员恩古林齐拉外长让步太多，卢国内发生了胡图族与图西族、总统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冲突，数百图西族

穿越非洲战火

人受害。“爱阵”军队以此为由，在2月从乌干达南部大举攻入卢旺达北部，迅速攻克北方重镇鲁亨盖里和比温巴，战斗一度在距基加利37公里的鲁林多激烈进行。因法军在基加利布防，“爱阵”军始终未敢贸然进攻首都。随后，政府军组织反攻，收复鲁亨盖里和比温巴。但是，“爱阵”军已经巩固了靠近乌干达边境的卢旺达北部根据地。

1993年8月4日，在国际社会舆论和“爱阵”军武力胁迫下，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与“爱阵”主席卡尼亚伦圭在坦桑尼亚阿鲁沙正式签署“卢旺达和平协定”，又称“阿鲁沙和平协定”，宣告持续三年的卢旺达内战就此结束。“协定”确认了过去达成的实行法治、分享权力、整编军队和解决难民问题等议定书和有关协议，规定了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在37天内建立起全国过渡政府和过渡议会，从而进入和平过渡时期。过渡期为22个月。过渡期开始六个月后进行地方选举，最后举行全国多党大选。国际社会对“协定”的实施普遍持乐观态度。联合国安理会在1993年10月5日通过第872号决议，决定在卢旺达分期部署援卢团，进行维和行动。1994年初，根据“协定”，

法军撤离卢旺达，

“爱阵”军队一个600人的保安营进驻基加利国民发展议会大厦，以保护其即将参政的领导人。

想到这些，我意识到，这次战争与以往不同。过去是在北方进行，现



1993年5月，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右一）和卢旺达爱国阵线主席卡尼亚伦圭（左二）在卢旺达北部基尼希拉举行停火谈判。图为两人步出谈判厅会见新闻媒体

在战斗在首都展开，而且是因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之死引发。战争的一方积30余年流落异国他乡受苦受难的旧恨，另一方怀总统突遭谋害的新仇，相斗必定惨烈。

第二天凌晨，激烈的枪声划破沉睡的夜空把我从梦中惊醒。我考虑必须立刻做三件事：第一是从电台广播中收听哈比亚利马纳死后政府及军队动向；第二是与使馆联系请示下一步行动；第三是给一位卢旺达朋友打电话，了解情况。使馆的指示简单明了：局势依然紧张，就地坚持，不必来馆。从卢旺达电台广播中得知，7日，卢政府军高级军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五项措施：一是恢复和稳定全国局势；二是号召政治家负起责任，尽快成立拟议中的扩大过渡政府；三是成立以宪兵参谋长恩丹迪利伊马纳少将为主席、高级军校校长鲁萨蒂拉上校为副主席的全国危机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四是呼吁百姓镇静，不要煽动，否则予以镇压；五是各省视情况采取安全措施。我的那位朋友叫恩塔津达，是卢旺达国内最大反对党共和民主运动的中上层人士，任外交部政治和行政事务顾问。4月5日，他赴吉塞尼出差



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内景。院内饲养的数只野生“皇冠鹤”，久而久之，也颇通人性

前，我们曾电话相约8日相聚。现在，我多次打电话联系，其家里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我非常担心。他家就在炮火连天的那个山头，与议

会大厦相距不远。如果他不辞而“别”，我感到悲哀和惋惜。恩塔津达原是大学教师，1991年实行多党民主制后弃教从政，投到以拟议中的扩大过渡政府候任总理图瓦吉拉蒙古为主席的共和民主运动阵营，后来就任现职，成为卢旺达外交合作部五巨头之一。

第五餐方便面下肚后，我们三人一起商量如何破门入仓“盗取”粮食。卢旺达是位于非洲中东部赤道以南的袖珍小国，面积26338平方公里，人口却多达750万。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多山地和高原，有“千丘国”雅号。中西部海拔1500米至2000米，遍布浑圆山丘。东南部海拔1000米以下，多湖泊、沼泽。因为地处南纬二度左右，海拔低的山沟和草原气候炎热，多蚊虫、毒蛇、萃萃蝇，还有诸多热带疾病。卢旺达人都选择在中西部的山腰或山顶上建屋居住。那里气候宜人，四季如春，也正是因此之故，卢旺达人口出生率和成活率均高于其他非洲地区。卢旺达农民大部分各家散居，村庄较少。当询问本地人家住何方时，最好不要问“你是哪个村的？”而要问“你是哪个山头的？”首都基加利就是以“中央高地”为中心，在数个山头上分布着居民。中国大使馆与总统府、国防部、外交部及美国、法国、比利时使馆等同在“中央高地”顶部。我们住地与使馆同在一个山头，使馆在山顶，我们在半山腰。住地原是大使官邸，后因房屋破旧，院子狭小，改为一般外交官住房，馆员称之为“老官邸”。由于住的人少，原大使会客厅就成了使馆粮食仓库，里面储存的白面、大米真不少。因为卢旺达是战乱地区，根据外交部指示，使馆应有一定粮食储备，以应付突发事件。

正在计议是破门还是撬锁时，一阵电话铃声吸引了我们。电话里传来朱瑞洪的声音：“你们尽快收拾行李，打开仓库准备好粮食，让雇员到菜地里多弄点新鲜蔬菜，十分钟后来接你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们乐得笑逐颜开。是啊！两天担惊受怕的“软禁”生活就要结束了，

我们即将返回大家庭，怎么不乐呢？我们赶快准备粮食和行李。几分钟后，大门口传来几声汽车喇叭长鸣。我们仿佛第一次听到如此美妙动听的声音，三步并作两步奔向门口，打开关闭了两天的铁门。使馆的小皮卡和一辆卢旺达政府军的小轿车开进小院来。我们以飞快的速度往车上装粮食和蔬菜，五分钟后，一切准备停当。我们给迪斯马斯留下一小纸箱方便面、一小袋大米，互道再见后就出发了。小车队共四辆汽车。在前面开路的是卢军人开的小轿车，里面坐着两名荷枪士兵。我开着奥迪80紧随其后，梁克山开雷诺21居第三。殿后的小皮卡由黄舍骄大使的司机周德林驾驶，朱瑞洪在旁保驾，车上站立一名肩扛榴弹炮、威风凛凛的卢军士兵。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我紧握方向盘的手沁出汗珠。小车队迅速通过空空荡荡的街道向山上爬。我目光偶尔扫过往日车水马龙的街区，只见户户关门，家家闭户。巡逻的卢军士兵见我们有军人前呼后拥，未加阻拦。不到十分钟，我们就安全抵达大使馆。车队一驶入使馆大门，我们就犹如凯旋的战士，鸣笛以示庆祝。一时间，使馆的同志几乎全体出动热烈欢迎我们胜利归来。随员李献增的爱人孙曼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你们被困在那里，真令人揪心。”

这时我才知道，使馆为了解救我们，找国防部、援卢团均未奏效。最后，经馆员孙一平提议，使馆领导亲自出面找到使馆邻居、黄舍骄大使的好友、卢军高级军校校长、卢旺达危机委员会副主席鲁萨蒂拉上校。使馆人员到他家时，他正在国防部参加国家危机委员会会议，其夫人热情接待。听使馆同志讲明来意后，夫人面有难色，但想起她家的卫兵可用，就给鲁上校打了电话。鲁上校马上同意。于是，夫人把仅有的七名卫兵一分为二，三名守家，四名带上枪支、榴弹炮，开一辆军车随使馆人员护送我们脱险。听完这段故事，我不禁热泪盈眶，深深为同志们的关怀，为鲁上校全家对中国人民的友情所动。